

UCLA

UCLA Previously Published Works

Title

《说故事：汤亭亭《金山勇士》中的对抗记忆》单德兴翻译。

Permalink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2w73c65z>

Author

Cheung, KK

Publication Date

1994-11-24

Peer reviewed

目錄

文化屬性與 華裔美國文學

主編

單德興·何文敬

附錄

張敬旺訪談錄

臺灣地區華裔美國文學研究要

撰著人簡介

中英索引

英中索引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

© 本書版權屬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發行人／許嘉猷

主編／單德興·何文敬

助理編輯／陳雪美

校對／江美寶·葉長青·盧德瑤

封面設計／黃金鐘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出版地／中華民國臺北市

初版一刷／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單德興·何文敬主編

--初版--臺北市：中研院歐美所，1994[民83]

247面；22.7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671-263-7 (精裝)

ISBN 957-671-264-5 (平裝)

1. 美國文學—評論

874.2

83009419

本書於中華民國臺北市印刷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定價／精裝新臺幣 250 元·美金 15 元(含平郵)

平裝新臺幣 200 元·美金 10 元(含平郵)

目錄

緒論	單德興	vii
析論湯亭亭的文化認同	單德興	1
說故事：湯亭亭《金山勇士》中的對抗記憶	張敬珏	25
雜種猴子：解／構族裔本源與文化傳承	張小虹	39
七十二變說原形—— 《猴行者：他的偽書》中的文化屬性	康士林	61
延續與斷裂： 朱路易《喫一碗茶》裏的文化屬性	何文敬	89
《唐老亞》中的記憶政治	李有成	115
游離族群與文化認同： 試論黃哲倫的《航行記》	廖炳惠	133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座談會		151
附錄		
張敬珏訪談錄	單德興	177
臺灣地區華裔美國文學書目提要	單德興	195
撰稿人簡介		209
中英索引		211
英中索引		223

- . 1989.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 1989-90. "A *Melus* [sic] Interview: Maxine Hong Kingston." Conducted by Marilyn Chin. *MELUS* 16.4: 57-74.
- Lauter, Paul, et al., eds. 1990.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 vols.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 Li, David Leiwei (李磊偉). 1988. "The Naming of a Chinese American 'T': Cross-Cultural Sign/ifications in *The Woman Warrior*." *Criticism* 30.4: 497-515.
- . Fall 1990. "China Men: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the American Cano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3: 482-502.
- Lidoff, Joan. 1987. "Autobiography in a Different Voice: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B: Auto/Biography Studies* 3.1: 29-35.
- Liu, Wu-chi (柳無忌), and Irving Yucheng Lo (羅郁正), eds. 1976. *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葵華集》). New York: Anchor Book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and Xu Yuan-zhong (許淵沖), eds. 1990. *Gem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Various English Translations* (《中詩英譯比錄》). Taipei: Bookman Books.
- Miller, J. Hillis. 1993. *New Starts: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 Ordonez, Elizabeth J. 1982. "Narrative Texts by Ethnic Women: Re-reading the Past, Reshaping the Future." *MELUS* 9.3: 19-28.
- Rabine, Leslie W. 1987. "No Lost Paradise: Social Gender and Symbolic Gender in the Writings of Maxine Hong Kingston." *Signs* 12.3: 471-92.
- Rabinowitz, Paula. 1987. "Eccentric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26.1: 177-87.
- Rushdie, Salman. 1991. "Imaginary Homelands."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Granta Books. 9-21.
- Sledge, Linda Ching. 1980. "Maxine Kingston's *China Men*: The Family Historian as Epic Poet." *MELUS* 7.4: 3-22.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

單德興·何文敬主編

臺灣，臺北，一九九四年，頁25-38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說故事：

湯亭亭《金山勇士》中的對抗記憶

張敬珏 作

單德興 譯

《金山勇士》雖然經常被歸類為非小說，而且被批評家認為是家庭史或民族誌，卻一再違背把歷史當成對於事件的權威性記錄的這個傳統觀念。哈欽恩 (Linda Hutcheon) 曾將「史學の後設小說」("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定義為「既是十分自我反省，卻又企圖掌握歷史事件和人物」，這個術語最能描述湯亭亭這本書。根據哈欽恩的說法，史學の後設小說把小說、歷史、理論三者的旨趣熔於一爐：「其對於作為人類建構 (human constructs) 的歷史和小說的理論性自覺……成為它重新思考、重新塑造過去的形式與內容的基礎」(12)。

《金山勇士》雖以真人實事為根據，生動地描述華裔美國人的經驗，但卻依然凸顯了它本身的虛構性。此書的自覺性敘事可

本文係根據張敬珏博士之英文會議論文 "Talk-Story: Counter-Memory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 的修訂稿翻譯而成，並經作者本人仔細訂正。翻譯過程中，承蒙李有成先生、何文敬先生、陳雪美小姐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謂是「靜默激發出來的回應」(“provocative silence”)。^①《金山勇士》中父親的沉默寡言激發敘事者創造他的生平；同樣的，白人美國史避而不談中國佬，也促使她從手頭零散的資料中推測，而重新建構出已散佚的事物。但是，湯亭亭並不運用傳統歷史家的方法，因為這些歷史家自認發出的是真理之聲。她的想像性重構並不是忠實的記錄，而是「預言式的回顧」(“a prophetic vision of the past”，這裏借用葛里桑 [Edouard Glissant] 的用語，63)，這種回顧和現今的關懷縱橫糾葛。使得編年史家 (chronicler) 裹足不前的歷史漏洞，反而有助於湯亭亭這位創作者拋棄由來已久的權威，創造出一個更美麗的新世界。

這部作品至少在兩方面是修正主義式的 (revisionist)：以替代式的訴說模式 (an alternative mode of telling) 對抗傳統的史學；以重新想像過去來為一個新的未來鋪路。第一種的修正形式可以和傅柯「對抗記憶」(Michel Foucault, “counter-memory”) 的觀念相比。根據傅柯的說法，「記憶」是為「傳統的歷史」(“traditional history”) 和知識所用，這種歷史和知識經由傳遞、銘刻、批准，而有了名過其實的「真理」的地位。反之，「對抗記憶」抵抗官方對於歷史延續性 (historical continuity) 的說法，反對「作為知識的歷史」(“history as knowledge”)，並且揭露「知識的偏面／片面」(“knowledge as perspective”) (160, 156)。第二種的修正形式反映了作者的女性主義與和平思想。歷史資料的欠缺被湯亭亭當作藝術自由的藉口，以便她顛覆父權及國族的權威。

歷史的動機 (historical impulse) 和修改的動機 (revisionist impulse) 二者的分野關係著對於《金山勇士》的詮釋。我相信，湯亭亭關切的不只是爭回 (reclaiming) 華裔美國人的過去，也有

^①參閱筆者《盡在不言中》(Articulate Silences) 一書頁一〇〇～二五有關湯亭亭的一章。本論文重述並發揮該章的若干觀念。

意去形塑 (envisioning) 更好的未來。如果她的動機只是探索歷史及表達對中國佬的同情 (因這些中國佬對美國的貢獻在官方的美國史中完全被抹煞)，那麼她會嘗試使自己的敘事儘可能正確、真實。但是，面對眾所接受的虛偽說法和歷史的空白的她，有意抵抗這種事實／想像的對立，反倒寫出了一部史學的後設小說，以表達自己的理想。她藉著整合傳記和詩學，藉著改寫中國神話及美國歷史，而獲致巴克汀所說的多重聲音 (Mikhail M. Bakhtin, polyphony)。^②

湯亭亭用來挑戰傳統史學並投射自己世界觀的那些手法，可統稱為「說故事」(“talk-story”)。我在下文中會證明，這些策略包括了重寫古老的故事，呈現有關過去的自相矛盾的版本，混合幻想及現實。說故事讓她能夠交織口述傳統與文學傳統，容納多重敘事和角度，扯裂中國人及美國白人的權威。這種論述模式正如同傅柯的「系譜學」(“genealogy”)，「攪擾了以往被認為是固定不動的事物」，「打破了以往被認為是統一的事物」，「顯示了以往被想像為和諧一致的事物中的異質性」(147)。然而，說故事和「系譜學」也有相異之處：系譜學「依賴的是大幅累積材料」，而且「要求廣聞博學」(140)；說故事則以想像的細節來整飭歷史資料和其他材料。

《金山勇士》一再暴露了主流論述賦予中國佬的扭曲形象。官方歷史那種宰制的聲音在〈律法〉(“The Laws”) 一章便可略見端倪。全書中間的這一章列舉了自一八六八年的蒲安臣條約 (Burlingame Treaty) 至一九七八年的移民法中，美國有關華人的各種法規。這些法律大都公開歧視亞洲人：「一八七八年：

^②我雖然談及《金山勇士》質疑歷史的權威，卻不像懷特 (Hayden White) 那樣認定既然所有的歷史都是人類的建構，因此歷史是虛構，我也不貶低透過辛勤研究而挖掘出華裔美國史的學者的貢獻。相反地，我相信《金山勇士》促使我們去重新思考歷史，把歷史當成是依據多重的敘事，而不是依據統一、聯貫的說法。

……『中國人、黃種人或印度人』不得在法庭上『為白人作證』
 ……一九二四年：任何娶中國女子為妻的美國人喪失其公民資格；任何娶美國女子為妻的中國人，其妻喪失美國公民資格」（153, 156）。這些法規以合法性的戳記把華人貶斥為地位低落的種族。湯亭亭對於中國佬的描繪或許並不能當作事實真切，卻一定會比無情的法典中所銘刻的惡劣形象更為真實。

如果中國佬被美國法律描繪下惡劣的形象，那麼在美國重大成就的編年史中則完全銷聲匿跡。阿公（敘事者的祖父）和無數的中國佬共同修築十九世紀橫跨美國大陸的鐵路。但在這個計畫完成時所拍攝的紀念照中，連一個中國勞工也沒有：「洋鬼子擺姿勢拍照時，中國佬則四處逃散了。留下來會有危險。……鐵路照片上沒有阿公」（145）。最後一句話精簡含蓄地捕捉了對於中國佬的大幅銷聲滅跡之舉。這些「網架和建築的祖先」（146）被排除在外，沒有留下絲毫記錄。他們在美國史上銷聲匿跡證明了當權者以其自認合適的方式來記錄歷史。湯亭亭以想像的方式處理男性祖先的生平，必須置於這種錯誤再現和不足再現（misrepresentation and underrepresentation）的脈絡中來分析。

《金山勇士》的敘事者雖提供了自己對於過去的修正看法，卻不帶有權威的口吻。她老早就承認父親、祖父、外祖父的故事中，有許多是根據不可靠的記憶和無法證實的資料。她在全書一開始就宣布，她的寫作是在回應父親的沉默，因而純粹是揣測的：「我要告訴你我從你的沉默和少之又少的言語中猜想出來的事物，而你可以告訴我說我錯了。如果我把你的故事說錯了，你只須開口講真的故事就行了」（14-15）。她告訴我們，她文中的中國也純粹是她自己的建構：「如果我能得到簽證的話，我願意去中國。……我要和廣東人講話，這些廣東人一直都是革命分子，不合流俗的人，充滿奇幻想像的人，發明了金山的人。……我要把中國（我虛構出來的國家）和真正在那裏的國家比較」（87）。這些話顯示了想像力構成了她說故事的主要泉源。

湯亭亭經常藉著重塑中國和西方的寓言來講故事。《金山勇士》一開始就是有關唐敖的故事，這個故事取材自十八世紀的中國古典小說《鏡花緣》（李汝珍，約一七六三～一八三〇年）。在湯亭亭改寫的故事中，唐敖變成了女兒國的俘虜，被野蠻地轉變成一位東方的臣妾。這種轉變甚至延伸到禮儀方面。當唐敖第一次說話時，有個老婦人威脅要把他的嘴巴縫起來，結果反倒用針來替他「穿耳」。這個細節看來是個借喻，預示了《金山勇士》中所呈現的沉默的兩個原因：不能說和不能聽。我們在全書中看到不能說話的華人男子以及聲音被關閉在美國史外以致不為人所聞的華人男女。唐敖在異域承受的苦刑象徵了中國佬在美國遭遇的迫害，那些中國佬在美國所蒙受的特殊種族歧視經常是一種對他們男子氣概的侮辱。

然而，在顛倒男女性別角色時，這個傳說也陌生化（defamiliarize）了父權的作為並凸顯出不平衡的性別建構。湯亭亭就像《鏡花緣》的作者一樣，藉著讓男人承受多少世紀以來中國女性所蒙受的苦刑，來質疑把中國女性當成性玩物的傳統。她這種一分為二的同情心——既要忠於自己的族裔，又要忠於女性主義——瀰漫全書。她一方面描述中國祖先屈從於白種人的痛苦，一方面暗示中國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虐待。

湯亭亭重述的傳奇不但預示了《金山勇士》的主題，也預示了書中的敘事策略。她這麼結束筆下的唐敖故事：「有些學者說女兒國是武后在位期間（西元六九四～七〇五年）發現的，有些人說比那更早，是西元四四一年發現的，而那個地方就在北美」（5）。藉著把中國故事移植到北美，湯亭亭揭露了她特別喜好的策略之一。一如把中國故事轉變為華裔美國寓言，她也把西方經典重寫成中國傳奇。

這種重寫最明顯的例子就是「Lo Bun Sun 冒險記」（“The Adventures of Lo Bun Sun”），這是敘事者的母親從「一本中國書」中讀給她聽的（224）。其實，這個故事就是《魯濱遜·克魯

索》(Robinson Crusoe), 不過是以中國背景的當地色彩重新描繪。Robinson (Crusoe) 變成了故事主角 Lo Bun Sun, 他「種豆子, 做豆腐, 製醬油」(227), 還救了一個野人, 並取名為 Sing Kay Ng (廣東話的「星期五」)。湯亭亭藉著改變狄福 (Daniel Defoe) 故事中的種族身分和地理位置, 促使西方讀者把魯濱遜看成是「頭號殖民者, 西方規範的強制者」(David Li 489)。

比較不明顯的是湯亭亭在談論曾祖那一章中——〈檀香山的曾祖〉(“The Great Grandfather of the Sandalwood Mountains”)——重說奧維德 (Ovid) 和喬塞 (Geoffrey Chaucer) 的故事。曾祖在夏威夷的甘蔗園工作, 那裏的白人老闆命令華工在砍伐叢林時必須遵守「肅靜的規矩」。曾「因說話而遭罰錢」的曾祖大吐苦水: 「早知道必須發誓保持沉默……我就剃頭當和尚去。顯然我們也發誓要持守貞節。這一窩子全是公雞」(100)。他的說法把沉默與實質的閹割扯上關係。

爲了紓解自己和多病的同胞啞啞之苦, 曾祖就講了一個故事: 有位國王很想要有個兒子, 卻生了一個長著貓耳朵的兒子。雖然國王命令每個人都得保守這個怪耳朵的祕密, 但自己還是無法把它藏在心裏, 而對著地上挖的坑喊了出來。後來, 那個地點長出來的草在風中低訴那個祕密。中國佬從這個故事得到靈感, 也在地上挖了一個如張著口的大洞, 藉此向中國高聲傳達他們的盼望和挫折。白人工頭受到這些大聲喧囂驚嚇之餘, 就隨他們去。中國佬在這個「大吼會」(“shout party”) 一結束就把洞填起來: 「他們把話說出來後, 就把話埋起來、種起來」(118)。

雖然曾祖這個貓耳王子的故事被寫成好像是著名的中國傳奇, 但這個故事和中國佬反抗的情節其實來自奧維德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在《變形記》第九卷中, 麥達斯國王 (King Midas) 在音樂競賽的裁判裁決阿波羅比牧神高明之後表示異議。阿波羅不容許「這麼笨拙的耳朵保有人耳的模樣」(133), 就把國王的耳朵變成驢耳朵, 以示懲罰。麥達斯國王羞愧得用帽子

遮起耳朵, 只有御用理髮師才知道。然而理髮師無法保持沉默, 偷偷把祕密吐露到地上挖的洞。「但是低訴的蘆葦開始在那塊地方濃密地滋生起來, 年終時已完全成熟, 而在微風輕拂之下, 重複理髮師埋藏的話語, 把他主人耳朵的故事流傳開來」(133)。這個故事在喬塞《坎城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ll. 952-82) 中由巴斯婦人 (Wife of Bath) 重述。但根據這位婦人的說法, 洩露祕密的不是國王的理髮師, 而是王后。喬塞的版本暗示女人多話是積習難改的。

湯亭亭把麥達斯國王的故事轉變成中國民間故事以及華裔美國史上的一段插曲, 來強調她自己的主題和策略。在這個民間故事中, 國王渴望有個兒子, 就和中國佬的期望一樣——這些中國佬遠離在中國的家人, 並因美國排外法律及反混血法律的規定而無法結婚, 以致不能生養下一代。曾祖把沉默扯上性剝奪, 以此來看, 這些男人喊話的那個洞穴也可用隱喻的方式來閱讀, 當成他們被禁錮的性欲的發洩。

更重要的, 那個洞被描寫成像耳朵般的接收器: 「他們在大地挖了一個耳朵, 把他們的祕密告訴大地」(117)。這個描述呼應了唐敖傳奇中聽 (耳朵) 與說 (嘴脣) 的雙重主題。我們記得麥達斯國王因拙於聆聽而被處罰長了驢耳朵, 因此這個故事也可以用另一個象徵層面來閱讀——指控歷史家對於中國佬的貢獻聽而不聞。這些歷史家的耳朵被塞住, 就像最後用泥土填塞的「大地的耳朵」。不管中國佬透過實際的勞動如何大聲訴說, 他們的功績依然無人記錄。他們的話語被深深埋在地底, 他們的貢獻則湮沒無聞。敘事者決心要「彌補 / 捏造」(“make up”) 這些明顯的遺漏。曾祖一章以預言的方式結束, 緊緊呼應了奧維德故事的結尾: 在播種了文字的那個地點, 「新的綠芽將長起來, 當兩年後甘蔗吐出金穗時, 風將訴說什麼故事」(118)。敘事者暗示中國佬的祕密雖深埋在美國的土地, 但總有一天會出土。

的確, 這些故事已被身爲曾孫女的敘事者所收穫: 「我足跡

遠達夏威夷……而且聽到這些曾祖的聲音。……我聽到了這塊土地歌唱」(88, 90)。這些話暗暗區分了敘事者和那些耳聾的歷史家，也揭露她那生動的曾祖故事其實是由豐富的靈感所構成的。

這個靈感也帶有女性主義的意味。我相信，湯亭亭的重說不只表現了奧維德的故事，也表現了喬塞的故事——在喬塞的故事中洩露祕密的是麥達斯的王后，因而違背了女性沉默的規矩。喬塞暗示女人皆長舌，不能保守祕密。湯亭亭卻讓我們意會到在許多文化中被認為是女性美德的沉默，其實不論男女都難以遵守。緊接曾祖一章後的兩短章就間接地表達了這一點，這兩章分別命名為〈論必死〉以及〈再論必死〉(“On Mortality” and “On Mortality Again”)。

這兩個章節把人類之所以不能長生不死歸咎於他們不能保持沉默。〈論必死〉中一位道士要杜子春在幻境中不管看到什麼都不許作聲，以利道士煉丹。杜子春看到妻子和自己遭到酷刑時都能保持沉默；然而當輪迴轉世成啞女之後，卻在丈夫要傷害兒子時尖叫出聲。因為杜子春違反了規矩，所以人類就注定永久必死。^③同樣的主題也出現在〈再論必死〉中。智多星毛夷(Maui the Trickster)就快偷到夜神海娜的心了(這顆心能使男女長生不死)，「這時，一隻鳥看到毛夷的雙腳從她的下體扭扭擺擺地鑽出來，竟而大笑」(122)。笑聲驚醒了海娜，她下體一來就要了毛夷的命。

肅靜的規定令蔗園工人奄奄一息，而在那兩個民間故事中則是說話引進了死亡。在這些故事中，正如《女戰士》中所引用的中國俗語：「禍從口出」。但對於夏威夷的工人而言，說話卻具有

治療的功效。湯亭亭把這三個片段放在一塊，而批駁了要求沉默——不管要求男人或女人——的父權式寓言。曾祖的故事帶出了杜子春故事中的男女不平等；就像唐敖的神話一樣，它藉著讓男人感覺到許多女人所曾經感覺的事物，而陌生化了父權的規矩。輪迴再生的(女)杜子春的啞啞起初還受到丈夫的稱讚：「苟為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111)。像唐敖、杜子春、曾祖這樣曾處身女人情境的男人，都知道沉默對於女人來說未必不比在檀香山的曾祖痛苦，而說話也未必不同樣重要。

其實，湯亭亭在一篇訪談中透露，《金山勇士》中的故事大多來自女人的說故事：「沒有女的說故事者，我就不可能得到其中的一些故事。……許多關於男人的故事原先都是我從女人那兒聽來的」(引自 Kim 208)。因此這部作品暗地向愛說話的女人致意，因為她們在湯亭亭的重建過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作者所重新撒播、塑造的女性話語，確保了美國華人祖先的長生不死。

湯亭亭交織混雜了西方及中國故事，使得那些想在華裔美國人作品中尋找具有異國色彩的中國傳奇和習俗的讀者感到困惑。她一再指出自己希望能夠為《金山勇士》中的華裔美國人「爭取美國」(“claim America”)。藉著重寫奧維德、喬塞和狄福的故事，湯亭亭不斷把西方經典作品爭取成為她美國華人傳承的一部分，同時也否定了這些經典的權威。但是她的方法在一些批評家中引起了相當的不滿。雖然運用文學典故以及重新模造古代材料是司空見慣的手法，湯亭亭卻因為竄寫材料而遭到抨擊。這些指控從混雜中國民間故事到直接剽竊都有。顯然，喬伊斯(James Joyce)、吳爾芙(Virginia Woolf)和渥爾夫(Christa Wolf)這些作家之所以能自由重新塑造古代材料，是因為大多數讀者都熟悉經典與聖經。由於許多美國讀者不熟悉中國傳奇，因此湯亭亭被指控有誤導讀者之過——那些讀者由於自己的渾然無知而把這些重說誤認為原作。這種雙重標準不知不覺地賦予歐美作者和讀者一些特權。作者的想像不該被讀者的文學背景所囿限；如果

^③這個故事根據的是李昉等人所編《太平廣記》裏的中國神話故事〈杜子春〉(109-12)。在原来的故事中，最後激怒父親的不是妻子的啞啞「無聲」，而是兒子的沉默「無辭」(111)。史書美曾把這個故事當成前一章曾祖故事的「互文」(“inter-text,” 157-60)。

讀者無法領會湯亭亭作品中多采多姿的層層典故，其過不在作者。學者和批評家必須負責指認及提供比較偏僻的參考材料。

尊重古老的傳統、文類的純淨、東西的對立，這些對湯亭亭來說尤其難以接受，因為她有意違反傳統的界限。她把中國故事美國化、歐美故事中國化的策略，不但具有創意，也是華裔美國人所獨具一格的。但在美國與中國文學傳統中，修改及裝飾歷史材料的文學不乏先例，如威廉斯的《美國種》(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n the American Grain*，《金山勇士》自承是其續作 [Pfaff 25]) 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把不同的模式如此混雜可算是活潑的文化互動，需要相當的知識與巧思。如果密爾敦 (John Milton) 因其旁徵博引的典故和天衣無縫地結合古典及聖經材料而為人所尊崇敬佩，那麼能操控兩個更不同的文學傳統的作家，就不該被人以「文化真確」(“cultural authenticity”) 之名而遭到質疑。

重塑傳統故事只是說故事的一個方法。湯亭亭重造過去的另一個方式就是表達不同且自相矛盾的有關祖先的故事。有鑑於她父親的含蓄保守，以及埋葬少數族裔歷史的社會的編輯勢力，創新因而成為敘事者明顯的手法。但作者也將這些空白當成把家庭史轉變成華裔美國的集體「史詩」(Sledge) 的口實。例如，有關父親如何到達美國，她提供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版本。在一個版本中，父親藏匿在板條箱裏非法偷渡入紐約港。然而，這個生動的敘事卻以反駁作結：「當然，我父親是不可能那樣來的」(53)。在另一個版本中，父親長期羈留於天使島 (Angel Island) 上的移民站，並在牆上題詩敦促同胞堅守「金山夢」(天使島拘留營的牆上的確有許多這類題詩)。湯亭亭想像如她父親這樣的男人尋求進入美國的不同方式，把家庭史擴及形形色色的中國佬的經驗。敘事者使用「父親」、「祖父」、「曾祖父」這些尊稱，而不用個人的名字，因而把個人的家族成員轉變成原型 (archetype)。父親進入美國的兩個版本共同代表了阻擋中國佬移民美國的不人道待

遇。這種多重的版本比任何單一的事實敘述更能提供完整的歷史景象。

這種多重述說尚有接近口述傳統的優點。根據湯亭亭的說法：「口述故事每說一次都會改變。它根據聽者的需要，根據當天的需要、當時的興趣而改變，因此故事可以一天天都不同。……寫作是固定的。……如果書頁上的文字每次都能更改的話那該多好，但卻沒辦法。我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在寫作中一直保持歧義」(Islas 18)。但是，我相信作者不只是複製口述傳統：即使在她宣稱其手法時，也是透過書寫來顛覆。不管口述傳統如何多變，在任何時刻只能產生一種訴說。然而，在重述父親進入美國時，矛盾的版本並列。湯亭亭的說故事運用了口述傳統和文學傳統，進而挑戰了二者的權威。

最後，說故事可以轉變成純幻想 (就像曾祖吸食鴉片後所作的夢一樣)。在從中國到夏威夷的艱苦航程中，曾祖藉著吸鴉片來減輕自身的煩悶、噁心、思鄉。在幻覺中，他覺得和每個人、每件事都有聯繫：「人們築橋、造路，而那裏早已有個驚人的金色電圈連結著每個生物，就像我們手連手，鱗連爪，觸鬚連翅膀。……即使在甲板上的洋鬼子也發出光芒」(95)。這個夢離現實有三倍之遙，也三倍地虛幻——因為它是由藥物所引起的幻覺，更是和美國艱辛的現實形成尖銳的對比，同時也是敘述者想像的重建。但它有效地呈現了一個烏托邦式的視境，流露作者自己和平主義的世界觀。

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湯亭亭從歷史的湮沒中尋回中國佬的驅策，是與另一個同樣強烈的欲望相得益彰——投射出沒有被社會的壓迫性規矩所束縛的另一個世界。如果她家譜式的驅策令她實事求是地探索過去，那麼她修正主義式的驅策則教她把自己的夢想投射到祖先身上。湯亭亭運用幻想的方式，就像其他女性作家透過科幻小說、歷史傳奇或烏托邦小說一樣，為的是要「把世界觀想成它可能成為的方式」(“visualization of the world as it

could be,” DuPlessis 179)。

正如華裔女子和華裔男子的故事在重說之前必須先讓渴求的敘事者所「聽聞」，說故事——作為策略和傳統而言——有賴於聽者的注意。因此，《金山勇士》恰好以〈傾聽〉（“On Listening”）一章結束：執著於《女戰士》中（女性主義的）自我表達的敘事者，在此處則強調傾聽他人／異己的聲音是同等重要的。在一次宴會中，有人告訴她有關她華裔祖先尋找金山的不同故事，有人說金山是在菲律賓，也有人說金山是在墨西哥、西班牙。敘事者承認從沒聽過這些故事，因此當她對其中某個傳奇提出疑問時，說的人答應把答案寄給她。她自己心想：「好的」，並以可能是勸勉的方式對讀者說：「現在我能注視傾聽的年輕人了」（308）。

「傾聽」的涵意，就像《女戰士》結尾的「翻譯」的涵意一樣，可以讓讀者作多方面的詮釋。翻譯和傾聽都預設了不只一種語言、不只一個故事。《金山勇士》的結尾呈現了金山故事的多重版本，重新敘述了作者顛覆性的策略，而這位作者一直在挑戰官方的、權威的史學。這個結尾更進一步削弱了統一敘事這種觀念，並解構了把它自己當成權威的、聯貫的或完整的文本。相對於幾乎全知的歷史家的傳統，作者揭露了自己知識和記憶的限制。相對於傳統「支配性」歷史（“dictating” history）的傳統，作者訴說自己祖先的故事，對他們的經驗提供了彼此競爭的版本，而不特別肯定其中任何一個。相對於阻絕被邊緣化的聲音的傳統，作者鼓勵廣泛地傾聽，傾聽依然被訴說但尚未被記錄的故事。

《金山勇士》揭露了華裔美國作家有意識的自我形塑（conscious self-fashioning）。湯亭亭雖然來自雙語和雙文化的背景，但是其出發點並不是為了複製傳統來源以及主導敘事（master-narratives）。她重新創造過去，所憑藉的不是重新據用（reappropriating），而是藉著去中心、散播以及質疑權威（decentering, disseminating, and interrogating authority）。湯亭亭抵抗在英美及華裔美國文化中依然作用的父權力量，宣稱並歌頌一個開放

的華裔美國傳統（she [de]claims an open-ended Chinese American tradition）。她這種作法既不是藉著在兩個傳統中擇其一，也不是藉著單純地混雜兩個傳統。她在兩個傳統中重建自己的手法，是藉著重新塑造亞洲和西方的神話，因而抗拒古老的傳統，並使自己（及讀者）擺脫父權的或殖民的掌控。她藉著雜糅事實與幻想引進了一個新世界，這個世界的基礎是互補，而不是宰制。她的說故事使得那些被父權、種族歧視、歷史所抹煞的人重獲「新聲」。

隨著歷史的扭轉，湯亭亭是當今美國大學裏最廣為閱讀的還活著的作家之一。彷彿中國佬種植的話語終於在美國生根，而許久以前所埋藏的祕密現在在風中處處可聞。

引用資料

中文

- 史書美。一九九一年六月。〈放逐與互涉：湯亭亭之《中國男子》〉。《中外文學》，二十卷一期，頁一五一～六四。
- 李汝珍。約一八二〇年。《鏡花緣》。重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三年。
- 李昉等撰。九八一年。《太平廣記》。五冊。重印。臺北：西南書局，一九八三年。

英文

- Bakhtin, Mikhail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 Ed. Michael Holquist.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 of Texas P.
- Cheung, King-Kok (張敬珏). 1993. *Articulate Silences: Hisaye Yamamoto, Maxine Hong Kingston, Joy Kogaw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P.
- DuPlessis, Rachel Blau. 1985. *Writing beyond the End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wentieth-Century Women Writers*. Bloomington: In-

- diana UP.
- Foucault, Michel. 1977.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P.
- Glissant, Edouard. 1989. *Caribbean Discourse: Selected Essays*. Trans. J. Michael Dash.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 Hutcheon, Linda. 1987. "Beginning to Theorize Postmodernism." *Textual Practice* 1.1: 10-31.
- Islas, Arturo. 1983. "Maxine Hong Kingston: From an Interview between Kingston and Arturo Islas." *Women Writers of the West Coast Speaking of Their Lives and Careers*. Ed. Marilyn Yalom. Santa Barbara, CA: Capra. 11-19.
- Kim, Elaine H. 1982.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P.
- Kingston, Maxine Hong. 1976. *The Wome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Rpt. New York: Vintage-Random House, 1989.
- . 1980. *China Men*. Rpt. New York: Vintage-Random House, 1989.
- Li, David Leiwei (李磊偉). 1990. "China Men: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the American Cano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3: 482-502.
- Li, Ju-Chen (李汝珍). 1965. *Flowers in the Mirror*. Trans. Lin Tai-yi.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 Ovid. 1916. *Metamorphoses*. Trans. Frank Justus Miller. 2 vol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 Sledge, Linda Ching. 1980.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 The Family Historian as Epic Poet." *MELUS* 7.4: 3-22.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

單德興·何文敬主編

臺灣，臺北，一九九四年，頁39-60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雜種猴子： 解／構族裔本源與文化傳承

張小虹

一個純種中國人可像美國印第安人、巴斯克人、墨西哥人、義大利人、吉普賽人、菲律賓人。

——湯亭亭，《猴行者》

我們可以捏造風俗習慣，因為我們是此地之始祖。

——湯亭亭，《金山勇士》

在晚近有關文化與族裔認同的研究中，已從早先的本質論／建構論 (essentialism/constructionism) 之爭辯擴展到各種策略性本質論 (strategic essentialism) 之探討，不僅強調解構文化刻板印象之當務之急與創造族裔屬性之各種努力，更凸顯建構／解構過程中的諸多矛盾與不定。本篇論文即嘗試以華裔美國作家湯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作品《猴行者：他的偽書》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來闡示後結構主義、少數族裔論述及女性主義間的互動與衝突，在討